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增補註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七

五

〔甲申〕

後唐同光二年，是歲，岐降後唐，凡四國四鎮。

春正月，岐王李茂貞遣使入貢于唐。茂貞聞唐

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勳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前朝耆舊，特加優禮，賜詔不名，尋封爲秦王。

唐復以宦官爲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中是藩鎮皆憤怒。

唐太后至洛陽。唐主遣存渥唐主之弟繼岌迎太后、太妃于晉陽。太妃曰：「陵廟

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至洛陽。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唐主將祀南郊，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崇韜素廉，入洛後，頗

受四方賂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深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有事南郊，乃悉出所藏以佐賞給。」先

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賜宴。于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于唐主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

府之財。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于是軍

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放文所獨者。謙復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

唐立夫人劉氏。魏州安成人。爲皇后。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

夫人在。唐主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次曰燕國夫人伊氏。又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郭崇韜亦屢諫唐

主以是不果。會崇韜爲嬖倖。勳舊所嫉。崇韜位兼將相。權倖人主。妻倖求多所摧抑。又自附汾陽王子儀之派。以資其自處。甄

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由是嬖倖疾之于內。勳舊怨之于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所

親以爲不可。因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

助。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其言。乃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生后

于寒微。其父以醫卜爲業。后幼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

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妄哭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

至此。命管之宮門。又專務蓄財。薪蘇果茹。皆販鬻之。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

三月。蜀主晏近臣于怡神亭。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

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禎。京兆人。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

謀。不聽。

唐封高季興爲南平王。

唐以李存賢

注本姓王
前見

爲盧龍節度使

李存賢以不得豫克汴之功感憤疾

甚表求入覲許之初唐主嘗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唐詔銓司考覈僞濫

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誥敕鬻于族姻遂亂昭穆

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錄執事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

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唐遣使按視諸陵

夏四月唐主加尊號

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

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者王宗儔請斬之蜀主不從

宣徽使宋光葆言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

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已而嚴還言于唐主曰王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

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

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侍也唐主然之

嚴之行也唐主令市宮中珍玩而劉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

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人乎

唐秦王李茂貞死遺奏以其子繼曦權知軍府事唐主以爲節度使

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市爲梁所得唐

主每思之入汴之日而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

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

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

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市

矣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

莫不憤歎

唐以曹義金爲歸義節度使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

命之

自曹威通十三年義金爲歸義留後及是已五十四年

六月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時潞州牙將楊立據城以叛故有是

詔

立初有寵于李繼韜繼韜誅他他思亂會發安義兵城潞州因聚謀據城自稱留後詔李嗣源等討之

已而李嗣源等平潞州磔立并

其黨唐主以潞州城池高深悉夷之

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僭竊者尙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實給

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唐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秋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使

謙屢欲為租庸使終不獲郭崇韜曰首座相公事

繁第遠簿書留滯宜更圖之崇韜欲復用張憲謙懈失望乃言于革以興唐尹王正言為之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而已而謙又短正言于崇韜會正言亦以病不能治事于是謙

厚賂伶官景進進言于唐主乃以謙為租庸使孔循即趙股衡梁復其姓名為副使謙

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

九月唐主獵于近郊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廣州人遮馬

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

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既而唐主復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圖士卒墜崖谷死傷甚衆

冬十月蜀以宦官王承休為龍武指揮使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

軍給賜優異以承休為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

承休悅之以為己副舊將無不憤恥已而蜀主復以承休為天雄此秦州之天雄軍也

節度使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有建節者承休言于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故有是命

吳越入貢于唐吳越王鏐復修職貢于唐唐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

並賂權要求金印玉冊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皆用竹冊唐主曲

從之

吳王如白沙

鎮名在江蘇儀徵縣南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曰迎鑾鎮徐溫來朝先

是溫以親吏翟虔爲閣門使使察王起居防制甚急至是王對溫名兩爲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以虔無禮告溫頓首謝請斬之王曰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注見前

十二月蜀復以張格同平章事

初格罷相坐貶

蜀主衍初立格以附唐文惠貶維州司戶

中書吏王

魯柔乘危窘之及再爲相杖殺之許寂

時亦爲蜀相

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殺

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

契丹侵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

先是契丹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不許

遂侵幽州至是復侵蔚州唐主詔李嗣源將兵禦之

唐主及后如河南尹張全義第

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妾幼失父母

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彊之竟受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

后命翰林學士趙鳳

幽州人

草書謝全義鳳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爲

父者唐主嘉其直然卒行之

〔乙酉〕

後唐同光三年蜀或康元年漢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

春正月唐主如興唐

唐主至興唐以義武

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副留守張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場

有陛下卽位壇不可毀請更闢場于西宮數日未成唐主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受命之地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之唐主立命兩虞侯毀之憲私謂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二月唐以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唐主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徙嗣源鎮眞定崇韜深以爲便時崇韜領眞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卿爲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漢遣使如唐漢主聞唐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彊弱詞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遂不復通

三月唐黜李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讒頗疏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從珂爲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求朝不

許郭崇韜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嗣源爲藩漢馬步總管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

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唐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游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

夏五月。唐太妃劉氏卒。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

唐主作清暑樓。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溼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

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平允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唐主哀毀五日，方食。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貫性彊直，爲郭崇韜所知，用爲河南令，爲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祀坤陵。

唐主以中書門下言作坤陵于壽安葬曹太后壽安隋縣故城在河南宜陽縣

道濤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

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唐主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冤之。

九月，唐遣魏王繼岌、郭崇韜將兵伐蜀。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詔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

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爲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四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工部尙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豫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于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爲西川帥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

冬十月蜀主東游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游秦州毀府署作行宮彊

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以遺韓昭蜀主將行羣臣諫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極諫幾二千言韓昭謂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承休妻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爲意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

前蜀自王建據成都至衍亡凡二主合三十五年

郭崇韜入散關饋運

將竭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先是李紹琛即康延孝攻蜀威武城在陝西鳳縣東北降

之縱其敗卒萬餘人逃去因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至是承捷以

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

之來乃以王宗勳王宗儼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紹琛等自興

州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唐驛故城在陝西寧羌縣大敗之斬首五千級餘皆奔潰蜀主

聞宗勳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柏津即桔柏渡在四川昭化縣東北嘉陵白水二江合流處浮梁命王宗弼守

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之宋光葆遣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

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葆及諸城鎮皆望

風款附王承休與安重霸謀掩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然公受國恩開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為然使以兵從將行重霸拜于馬前曰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

此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守之承休無如之何遂行重霸遂以秦隴降唐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利州

歸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于唐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

出迎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數日宗弼亦至登太元門嚴兵自備

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及內庫金帛歸其家自稱

西川兵馬留後宗弼之棄利州也李紹琛至乃修桔柏浮梁進至綿州綿江浮梁已斷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

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綿江今日綿陽河出四川綿竹縣西北

下流至廣漢縣入雒江宗弼遣使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

增修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七 五季 六

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

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徹去樓櫓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字穹佐自言唐宰相神之後

草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鐸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字齊美衡山人奉之以迎

繼岌崇韜宗弼斬宋光嗣景閔澄李周翰歐陽晃函首送繼岌又責韓昭侯諛梟于金馬坊門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

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首經銜璧牽羊百官衰經徒跣與觀號哭俟命繼

岌受璧崇韜解縛焚襯承制釋臯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

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

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帛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

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詔諭之楚王股上表願上印綬以保餘齡

十二月唐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董璋上而璋

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平蜀之功

公等樸慄小也相從反咕囁細語也于郭公之門謀為傾害吾為都將獨

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東川節度使解其軍

職紹琛不屬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

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

節度紹琛懼而退

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

先是宗弼以蜀主之後宮珍寶賂魏王繼岌及郭

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已

而宗弼復賂崇韜求之崇韜陽許之久而未得宗弼乃帥蜀人列狀請留

崇韜鎮蜀時宦者李從襲從繼岌在軍

唐主所遣

以崇韜專制軍事心多不平

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一出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劉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從

襲等益不平

因言于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其志難測王

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豈肯棄之蠻夷之域

且此非予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于是繼岌始疑崇韜崇韜因欲

誅宗弼以自明乃徵犒軍錢數萬緡于宗弼宗弼斬之士卒怨怒夜縱火

誼譟崇韜遂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辜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

肉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

字子逸審知長子

立

唐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唐以北都留守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議選

代者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憲雖有宰

相器然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北都獨繫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徙憲爲太原尹王正言爲興唐尹史彥瓊爲鄴都監軍正言昏耄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陵忽將佐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漢白龍見 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乃采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

長和求昏于漢 長和驃信鄭旻求昏于漢漢主以其增城公主妻之長和

卽唐之南詔也

漢載記唐光化中鄭買嗣滅蒙氏改國號曰大長和

閏月唐詔罷折納

折穀帛之數而以錢納官紐配

紐合其數之法唐主以軍儲不足謀于羣臣

吏部尙書李琪上疏曰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空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唐主卽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

唐主又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

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軍 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旣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未卽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待之

倨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延誨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
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爲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于
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
劉后后泣訴于唐主請早救繼岌前此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
至是不能無疑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
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遣宦官馬彥
珪馳詣成都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
彥珪見劉后說之曰蜀中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稟命于三千里外乎
后復言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
繼岌令殺崇韜崇韜素疾宦者及平蜀密謂繼岌曰師旋王必爲太子他日得天下驟馬亦
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宦官聞而切齒故羣構之驟馬亦
馬也以喻宦
者驟食政反、

楚鑄鉛鐵錢

楚王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殷用

高郁策鑄鉛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
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
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丙戌〕

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戊元年，吳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亡，閩建國，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

麟入朝。

繼麟自恃與唐主故舊有功，苦諸伶宦求丐無厭，遂拒不與大軍

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己，故閱兵自衛。」又曰：「崇韜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繼麟聞之懼，欲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于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辜矣。」乃入朝。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珪至，以皇后敕示

繼岌。繼岌曰：「彼無釁端，安可爲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敕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搗碎其首，並殺其子。廷誨廷信推官李崧

海州人

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

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

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

匿獨掌書記張礪

洛陽人

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唐殺其睦王存乂

唐主之弟

及李繼麟。

馬彥珪還洛陽，唐主乃下詔暴郭崇韜

之辜，並殺其諸子。朝野駭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言